

CCTV
影像丛书 执行主编 肖同庆

第二

刘心武 张贤亮 孙甘露 方方 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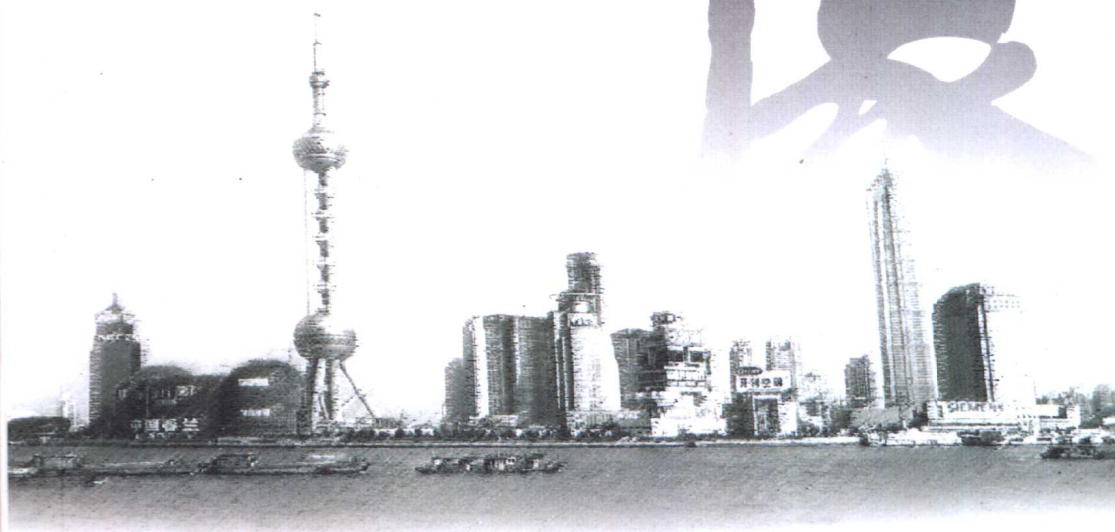
城市影像

One Person One City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编 CCTV试验纪录片巨制《一个人与一座城市》■传达“作家电影”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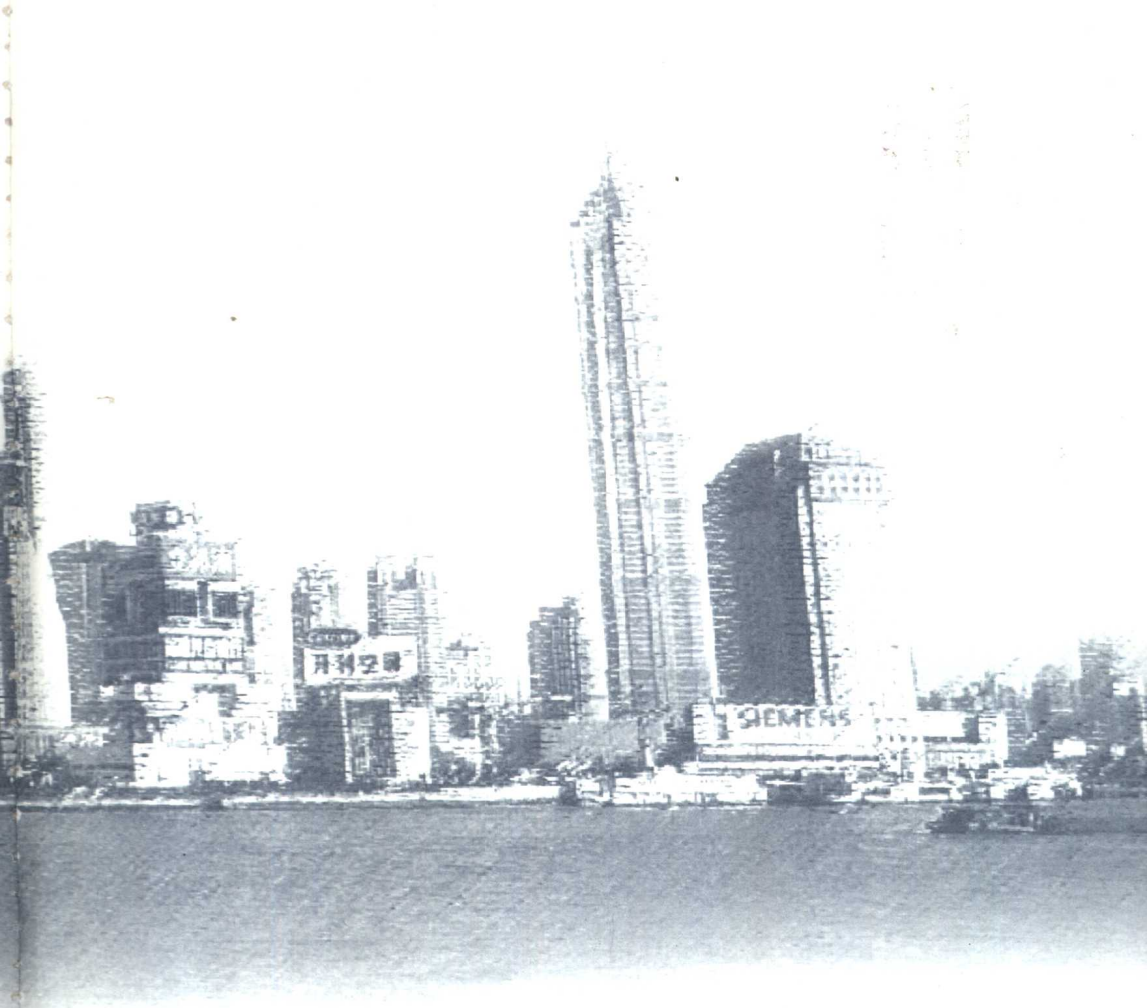
南方日报出版社

便



城市影像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编



南方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影像 /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编.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3

ISBN 7-80652-226-3

I. 城... II. 中... III. 电视纪录片—解说词—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9838 号

城市影像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 编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电 话: (020) 87373998 8502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00千字

印 数: 3000册

版 次: 200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序：拾一片记忆打水漂/李辉 1

抚摸北京/刘心武 9

告别少年时代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缅怀少年时代却无端地沉重起来。那天我要走进六十五中学，传达室的人用陌生的眼光审视我，问我：“你找谁？”我望着里面那盛载着太多少年记忆的空间，对他说：“我……是来找自己的啊！”

我少年时代曾亲眼看到过天龙八部的塑像 9

后来隆福寺就成为一个经常性的庙会 6

这个谜后来被揭穿了 11

烂漫胡同？其实它本来叫“烂面胡同” 15

北京其实也是座湖城 17

那时的隆冬，夜半会听到突发的闷雷般的声音 20

这些“大板楼”显得多么简陋粗蠢啊 22

北京人的品格 25

黄、红、绿，这是北京的主色 27

流放银川/张贤亮 31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座远离我的出生地、成长地，也就是说我的“原产地”的城市和我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城市的水土已经渗入我的血液，而且这座城市又因为有了





我而显得有所不同，甚至可说因为有了我而有所改变。这构成了一个人的命运和一座城市的命运的奇特性。

银川别号“凤凰城” .91

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高原湖城” .97

钱、证明，这两样东西我都没有 40

移民形成的地区包容性较强 41

出卖荒凉 44

安心即福地 .50

柳风桂雨下的杭州/李杭育 .59

这个我在此出生、成长、在此埋葬了父亲又在此生儿育女的城市，越来越令我感到迷茫。我不知道在城市的另一端正在发生着什么。它已经不是我曾经爱过的那个杭州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正在努力学会爱上这个已经有点让我感到陌生的城市。

见瓜农来追，我们都逃进江中 .59

男人做家务，女人们扎堆聊天 .56

“黑牡丹”必定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58

面对时髦，他们头脑清醒但意志薄弱 .59

杭州是个柔情似水的城市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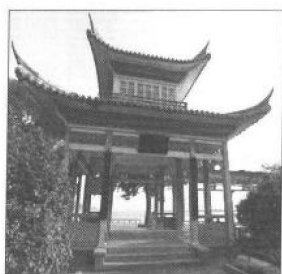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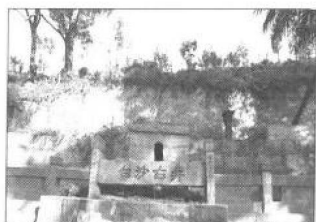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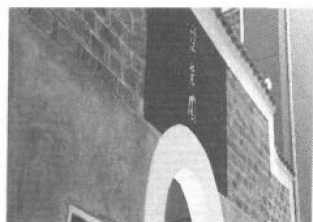
那一夜，我真的觉得西湖是很美的 67

我对城市最大的理想 69

长沙岁月/何立伟 71

一个单位也像一个人一样，常常要搬家。但搬来搬去，





仍在这片故土之上。搬家的过程也正是变迁的过程。而历史
所有荡气回肠的旋律，无不是由变迁谱写而就。

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77

长沙市一中真是地灵而人杰 76

这是个非常好吃的城市 80

与我生命联系最为密切的是水 85

称之为“黄鸭叫”的鱼 88

年代或许会模糊，脸孔却永远清晰 91

他们在全世界都坚持着自己的可笑和可爱 96

我的几个朋友 99

这个人不管走多远，最终是要回来的 104

行云流水的武汉/方方 111

很多的时候，我都喜欢独行在这样的街上。我常常会
想，这座城市有如一本摊开着的书，长江是它的书脊。南北
两岸是它摊开的扉页。而行走的我，穿行在它的街巷中，就
仿佛走在它的字里行间一样。

我是沿着这条大江，来到这座城市的 111

那楼一栋也看不到了 113

20年后，我们没能回来找那张纸条 115

因为每年如此，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118

紧走慢走，三天走不出汉口 120

“汉阳造”，曾经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武器品牌 123

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 125

他们的首选当然是黄鹤楼 127



最市民化的城市 1.91

武汉就是我的敬亭山 1.94



见证贵阳/李宽定 1.97

二十三年前，也就是1979年的那个夏天，那时，我还是个落魄的文学青年，刚刚才从故乡的土地上站起来，就被踩倒下去，挣扎着再爬起来之后，就担着离愁怀着希望带着一身伤痛离开了故土，来到贵阳这陌生的城市求生存谋发展。



原来的东西几乎没有多少保留下来 1.97

苗族过节有吃乌米饭的习俗 1.49

为贵州增添一个文化名胜 1.59



妖冶的迷宫哈尔滨/阿成 16.9

多少年之后，我总要在深秋的日子里，一个人乘舢舨船到江北去，在那儿找一块宁静的地方坐下来，对往日的岁月、行为、判断，作一次小结，作一次反省，对灵魂中的尘垢进行一次彻底的沐浴。



这座风雪弥漫的城市于1907年开埠通商 16.9

土著人称它是一条“黑色的河流” 167

逃学时，我最喜欢到松花江边去 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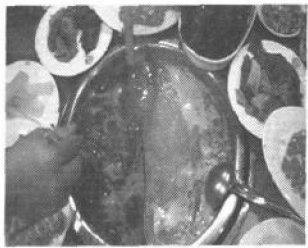
娜达莎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180

先前，城市上空布满了密如蛛网的天线 190

这种菜在当时叫细菜、细干菜 192



乐土之邦成都/邓贤 197



如果成都是一座温暖的湖泊，那么我就是一条从大海里巡游回来的鱼儿，如果成都是一座长满树林的山谷，那么我就是从山外飞回来的鸟儿。我爱我的故乡成都。一位外国哲人说过：如果你有两双眼睛，你将在黑夜中醒着。

有个成语叫“蜀犬吠日” 197

欢乐之神始终是这片乐土的精神源泉 198

石狮子曾是我们大院门前的一对哨兵 202

成都世相描摹 207

花都巴黎大约就等于东方的成都 226

幻像上海/孙甘露 229

为了逃避上山下乡，我在上海的邮政局里呆过十年，这使我有机会从一个职业漫游者的角度观察这个城市。我说过，如果我要写一部自传的话，它的题目可能是《我在一辆自行车上面》。当然，我不可能同时在所有的自行车上面。

从一个职业漫游者的角度观察这个城市 229

苏州河上的烟雾，如此迷离 232

它的历史是富于装饰性的 235

一首歌叫作“You Belong To My Heart” 244

外滩是上海的标志、心脏和边缘 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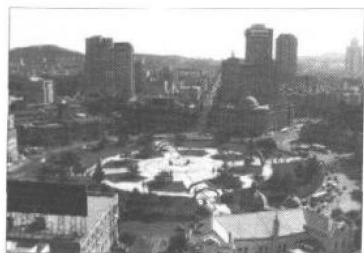
很难在街上指出一个纯粹的上海人 263

这个匆忙可能已经不仅仅是在脸上了 273

漂泊大连/邓刚 277

四十岁以前的人和他的城市是同步前进的，四十岁以后他的城市继续前进，他就开始停止不前，他还留恋着四





十岁以前，留恋过去城市的风景，留恋着过去城市的发展和过去城市的故事。他对这个城市渐渐地就陌生了。

迎着奔腾的浪花，我的创作激情涌动 277

我们大概都是闯关东的山东流浪汉的后裔 288

任何一个“海碰子”都是英雄好汉 299

她天真烂漫，什么也不懂 297

我对全世界所有的城市都充满敬意 306

制片人语：关于“作家电影”/陈晓卿 309

有没有这样一种电视样式：它极大的贴近作家的初始冲动同时又无碍于大众媒介的播出，它让作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文字技巧同时又有画面语言的灵动组接，它充满了作家对人生哲理的深入的思考同时又不失流畅鲜明的电视特色呢？

编导阐述：灵魂的影像/韦大军 319

对一座城市而言，它既是文字的也是口传的。对本片而言，它是35-16mm、DVW、DV的，也是24×40mm或6×9cm底片的。那些丰富的老照片不仅构成了本片的场景，就连老照片本身也值得我们驻足。

后记：城市：诗意的栖居/肖同庆 318

序

拾一片记忆打水漂

李 辉

小时候，站在池塘边，总喜欢拣一块瓦片，和小伙伴们比赛打水漂，看谁打得远，打得漂亮。偶尔有一回的抛掷，能让瓦片多几次轻盈的水面飞掠，又能听到轻微的水花声，那便是最骄傲最开心的片刻。

现在，又有一群人在打水漂。他们挑选着各自的瓦片，用不同的姿势将它抛掷进个人与城市的情感记忆，看它如何飞掠而过，如何激起水花。同时，听那些高低强弱的声响，在涟漪中蔓延，然后，淡淡散去。

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走进城市记忆的过程。这些作家以个人化的姿态走在城市大街小巷，职业身份退隐到了幕后，与其他人一样，他们不过是同一个城市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但是，既然他们被选定为记录片的拍摄对象，其本身的个性特点，就决定了他们要以较为敏感、较为复杂的方式来表现一个城市对他们的影响。作为文学家，他们善于捕捉细节，渲染气氛，知道如何尽可能地用与众不同的方式，以自己的思考来解读和描述一个城市。因此，在摄像机镜头面前，即便是记录片，所谓个人化也只是相对而言，并非绝对，更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的纯客观、纯自然主义的记录。走在熟悉的街巷，回想熟悉的人与事，关于一个城市的诸般感受，不管是爱是喜欢，也

不管是无奈是困惑，都会是对个人、城市乃至对整段历史的生动注解。我相信，参与拍摄这一系列记录片的每个人，无论作家或者拍摄者和编导，均在努力将这样一种记录个人化城市记忆的过程，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群体意义上的历史凝望与精神呈现。挑选、抛掷、注目、聆听……记录片拍摄过程恰如儿时的打水漂。动作似乎结束，人开始趋于平静。

其实不然。因为对这些个人来说，自己对一座城市的私人化的记忆与感受，远不是一两个故事或一两个场景所能表现殆尽的。或许，就在摄制组关机的那一时刻，他对所在的城市忽然间有了另外一种理解。因这样的情绪变化，记忆的视角也就随之改变，曾被忽略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也仿佛一夜间具有了新的含义。在我看来，这恰恰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拍摄《一个人与一个城市》，在用影像形式来记录情感、记录生活方面确实具有抢救的意味。

城市每天都在变化，消亡与新生并存，熟悉与陌生同在。正因为如此，一个城市的过去与现在，在个人感受的引导下进入摄像机镜头被描述与记录，便尤显得重要与珍贵。我在想象，十年后、二十年后或者更长远的日子之后，那时的读者与观众，看到这样的纪录片，对他所生活的城市，又该触发何种奇思妙想呢？城市的根与个人的根，在历史与现实的土壤中，就这样交叉、缠绕，一直往时间的深处扎下去，蔓延开来。

刘心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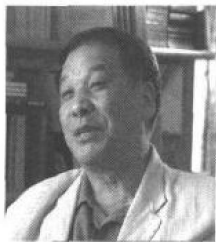
抚摸北京

告别少年时代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缅怀少年时代却无端地沉重起来。那天我要走进六十五中学，传达室的人用陌生的眼光审视我，问我：“你找谁？”我望着里面那盛载着太多少年记忆的空间，对他说：“我……是来找自己的啊！”

我少年时代曾亲眼看到过天龙八部的塑像

我 1942 年生于四川成都，在重庆度过童年，1950 年，8 岁的时候，随父母到北京，从此就定居在这个城市，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今年已是花甲，定居北京已达 52 年，我的生命，深深地融入了这座城市。可以说，我的生命籍贯，就是北京。我是北京人，而且是一个老北京。

从 1950 年到 1960 年，我 8 岁到 18 岁，都住在北京东城钱粮胡同的一所大型四合院里。现在我还能认出那个院门，但我不想再走进去。前几年我曾贸然进去过。里面已经是蜂巢般



刘心武，1942 出生，当代作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四川成都人。1950 年随父母迁居北京。1961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科学校

中文系，后任中学教员15年。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1979年起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1987年赴美国访问并在13所大学讲学。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又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小说，曾激起强烈反响。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刘心武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中短篇小说集《绿叶与黄金》、《大眼猫》、《都会咏叹调》、《立体交叉桥》、《519长镜头》，中篇小说集《如意》、《王府井

的杂院景象，对我来说真是惨不忍睹。

我们从镜头里看到的四合院，是别的胡同里的；现在保护完好，规整美丽的四合院已经不多了。北京四合院的特色，如门口的石墩，门内的砖雕影壁，通往内院的垂花门，内院里的海棠树，以及通往附院的月洞门……等等，我都不是从书本上知悉的，那就是我童年的生活空间。

这个院子的一侧还有花园，当然我们进去的时候，这个花园不是原来的样子，但还有很多残存的遗迹非常有趣。比如说除了有高大的马樱花树以外呢，它还有月洞门，月洞门里面是另外一个小院子。还有过去回廊的小花厅的痕迹，都很有趣。最可贵的是它还有后院，一般的那个四合院的后院，根据北京老市民的印象，就是后头有罩楼可能是两层的，这个院落它后面虽然不是罩楼，但是它后面的房基非常高。我的印象就是，后面的房基非常高，大概有一米多高，有阶梯上去，虽然它是一层，但是它符合那四合院的制式，就是后面是要高起来的。在后面我记得有棵古槐树，那棵槐树估计元朝就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小孩，大概得四个人把这个手臂伸成大字才能够抱过来。另外因为它和这个北京老四合院一样，它里面的树木很多，有杨树，还有大的核桃树，特别还有枣树。所以每到秋天的时候呢，那个院子里的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由一些大人组织打核桃打枣然后分给各家，那就跟过节一样非常愉快。

后来我多次在自己作品里写到四合院，在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里，有一节是把四合院当作有生命的实体加以详细描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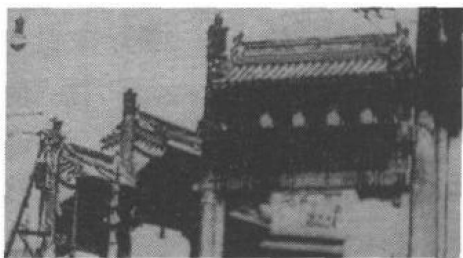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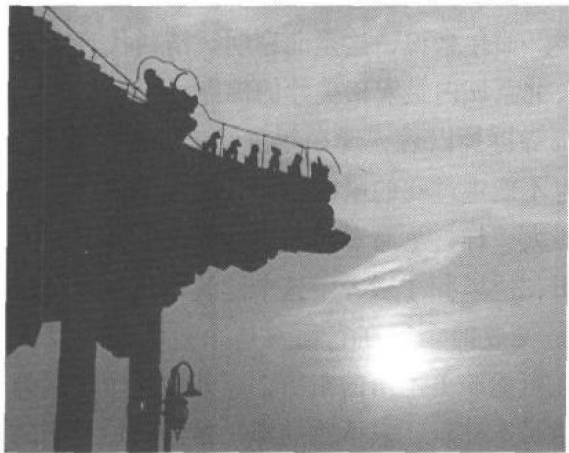
钱粮胡同在东四附近。东四，是东四牌楼的简称。由此可以知道西四就是西四牌楼，东单和西单就是东边单有的一个牌楼和西边单有的一个牌楼。这些地名的原始含义现在许多年轻人已经知道了，因为牌楼全拆了。但在我少年时代，这些牌

楼都还健在。东四牌楼，即其东面正对着朝阳门的十字马路，在那交汇处，每个路口都有一座牌楼。拆除它们的理由，是妨碍越来越现代化的交通。但是人的心灵似乎遵循着另外的交通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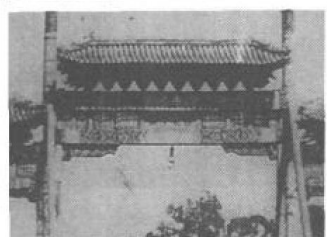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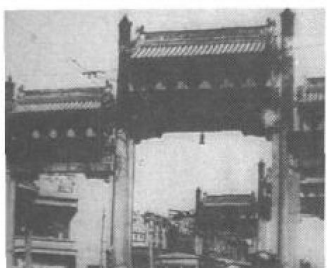
1993年，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四牌楼》，那里面镌刻着我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的生命体验。这部小说里面有一章，我又以《蓝夜叉》为题作为独立的中篇小说发表过。为什么叫《蓝夜叉》？不少人知道金庸先生有部小说叫《天龙八部》，天龙八部指佛教里的8个护法神，其中之一就是夜叉。夜叉为什么是蓝颜色？我的知识并不是从金庸先生那里得来的。我少年时代曾亲眼看到过天龙八部的塑像，是在隆福寺的毗卢殿里看见的。

据我看过的资料，隆福寺的藻井是明清以来北京市最美丽的一个，就是紫禁城养心殿的藻井，我看都比不上它。这个藻井雕刻之精致、造型之优美，以及你仰头看以后，给你一种灵魂的召唤，都是非凡的。特别是毗卢殿里面，它有天龙八部，其实天龙八部就是八个护法神，我童年就曾经进去看过的。那时候喇嘛还在，我还记的当时的主持喇嘛叫奥金巴，是一个大胖子，夏天就经常赤膊，两个胸口像女人一样，长的胖胖的很

万花筒》、《木变石戒指》、《一窗灯火》、《蓝夜叉》，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风过耳》、《四牌楼》等，还出版有散文集、理论集、儿童文学等作品以及8卷本《刘心武文集》。



东四，是东四牌楼的简称。由此可以知道西四就是西四牌楼，东单和西单就是东边单有的一个牌楼和西边单有的一个牌楼。这些地名的原始含义现在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因为牌楼全拆了。但在我少年时代，这些牌楼都还健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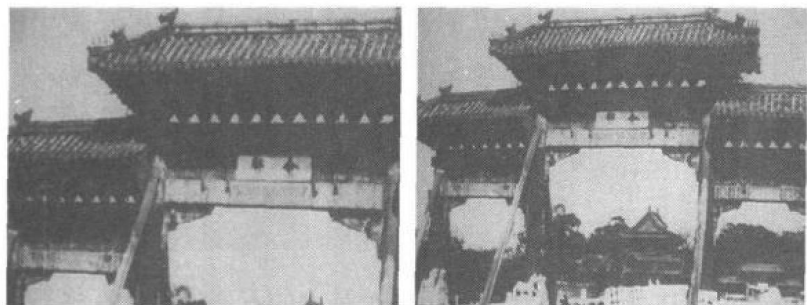
面善的，黑黑的那么一个人。他当时还在那当主持，而且他这个喇嘛是可以结婚的，他还有儿子，有孙子，他有个儿子还是我的同学。我当时看过天龙八部，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蓝夜叉，有一个叫夜叉，蓝色的，形象特别的狰狞，但据说他是护法，护法有时候需要很凶的样子来吓唬那些真正的妖魔，后来我就把这些作为素材，写在我的长篇小说《四牌楼》里面了。

后来隆福寺就成为一个经常性的庙会

隆福寺就在东四附近。东西向的隆福寺街与同样是东西向的钱粮胡同，它们的中段就夹着这座宏大的寺庙。寺庙的正门朝南，当然是在隆福寺街上，它的后门朝北，在钱粮胡同。1951年到1953年，我在隆福寺街上的隆福寺小学上学，每天要穿过隆福寺四次。1956年到1959年我在北京65中上高中，也要每天穿过隆福寺，因为中午带饭，所以每天穿过两次。我不想过多地罗列有关隆福寺的文献资料。简单来说，这是北京明、清两代直至它湮灭前，北京城内最宏伟美妙的佛寺。

隆福寺拆掉以后，现在新盖起来的这个建筑，它自然也不能逃过我的眼睛，而且我跟别的评论者可能也不太一样，更愿意对它进行评论，并不是因为我怀旧，所以我才来否定这个建筑，我是觉得这个设计是失败的。现在它面对这个过去叫珠市大街，现在可能叫美术馆的东街，它外面这个建筑外观上很像日本建筑，它下垂的那个吊沿，以及它的

北京旧牌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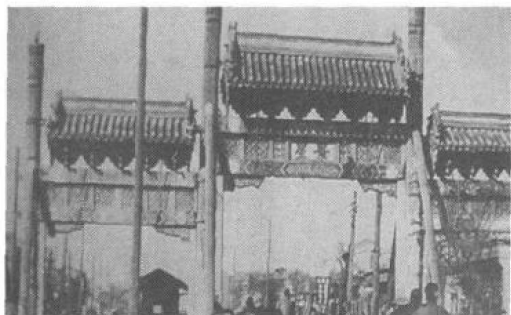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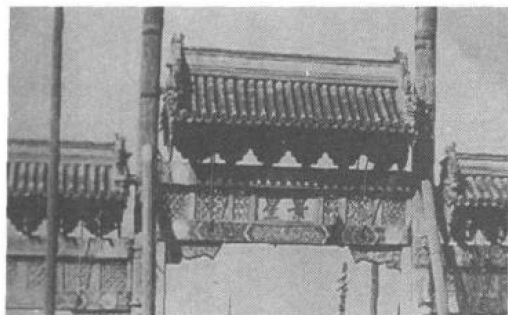
民国初北海大桥
“金鳌”、“玉桥”
牌楼。

整个结构，不能唤起人们对一种明清以来中国的古典建筑的这种亲近感，反而有一种好像东洋来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创意是失败的。隆福寺在“文革”中被彻底拆平，荡然无存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除了极少几处，也在“文革”中被彻底消灭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隆福寺街街口的牌楼，以及隆福商厦顶楼的仿古殿堂，都是近年来斥巨资修造的。把无价之宝的真古董摧毁了，又花大价钱来造假古董。这令我黯然神伤。

我的长篇小说《四牌楼》里充溢着惆怅的情愫。有的东西是不该让其消失的，有的东西是应该让其消失的，有的东西该不该消失，则说不清道不明。在我少年时代，隆福寺是个天天开市的常设性庙会。

后来隆福寺就成为了一个经常性的庙会，就不是说逢几开了，天天它都有。只是到逢几的时候又能更热闹一些了，来的人更多。那个时候我经常上学会迟到，放学会晚回家，为什么呢？因为要我穿过这个庙会，我特别喜欢看它卖的各种东西。在店堂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棚子，这种棚子跟现在的商品棚不太

老东单牌楼原来叫
“就日坊”后来改
叫“景星坊”。





三座门大高殿牌楼，位于目前的景山公园的东南角：（左图）
中华门：（中图）
清代建的正阳门“五牌楼”：（右图）



一样，它这种棚子往往是底下一个是大的石杵，然后石杵当中有一个孔，孔上插一个大木柱，木柱上头就是一个十字或者一个叉子，绷着一块大的当时那种布，然后底下就是一个摊位，那个摊位有简陋的，也有比较高级的，我印象最深的话就是有一个卖梳子的，买梳篦，那小的有指甲盖这么大，那咱也不知道那梳篦是干什么的。大的跟猪八戒那大耙子似的。有木头做的，骨头做的，牛角做的、铜的、镀金镀银的，甚至还有犀牛角做的名贵东西，卖得很贵的，它有一个标着它的字号的东西，是一个镏金的猴，这个猴子抱着一个大元宝，搁在它那个柜台的最上头，叫金猴围金，所以我每次都在那张望，但张望我也不买，所以摆摊的都认识我，认识这个小孩，老在那看也不买。但是我挺喜欢看，同时它还有很多买吃的摊位，我记的有一种叫三鲜肉火烧，可能就是现在叫褡裢火烧的那东西，那时候我作为学生，一过那就流口水。有时候母亲给的钱，是要让我干别的，比如说要买文具的钱，我就忍不住要去，买这种褡裢火烧了。

东、西长安街曾各有冲天柱牌楼，图为民初时牌楼原貌。

